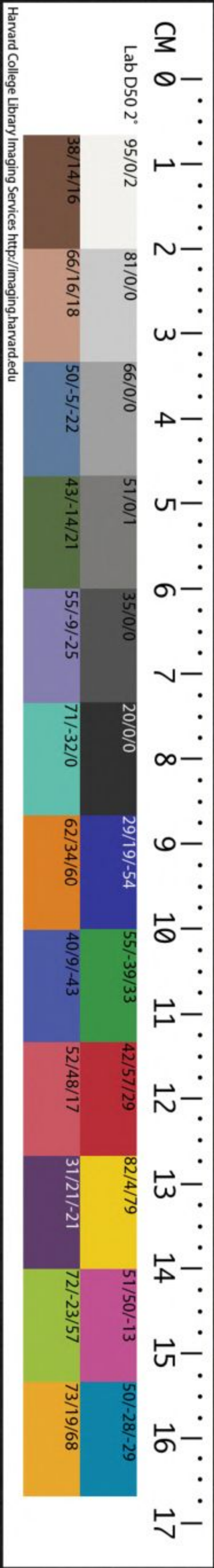


T4664.5/48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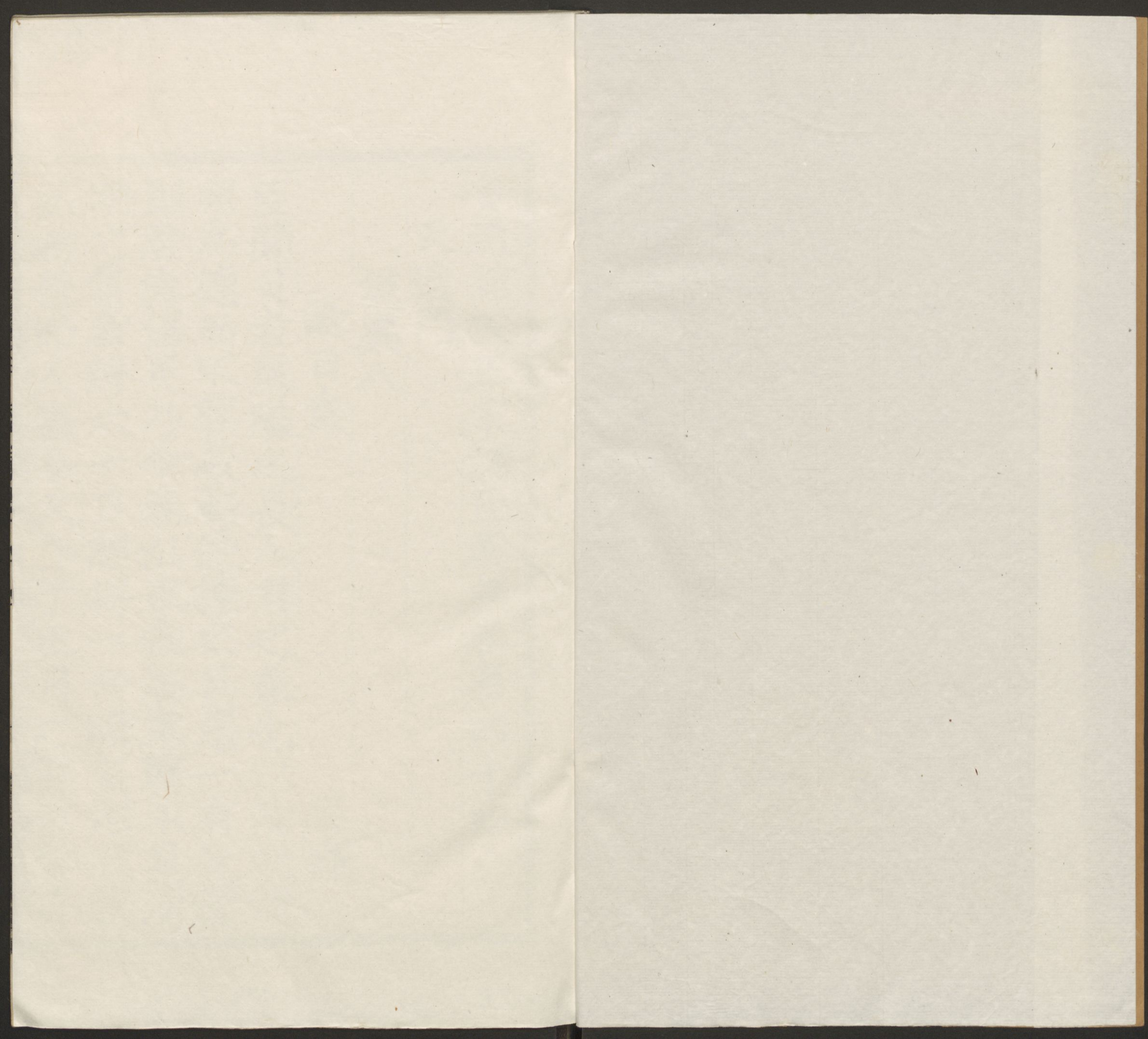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8 194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1/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四十四

天道門

災異八

論日食

梁燾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也以清明博
照爲德而不容蔽虧侵掩之爲患一有此變
則君德傷矣乃今春以來蒙濁霧翳不見清
明之景者踰六十日間得一仰瞻紫則欣欣
然物榮而人喜今又食于五月之朔爲變亦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四十四

天道門

災異八

論日食

梁燾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也以清明博照爲德而不容蔽虧侵掩之爲患一有此變則君德傷矣乃今春以來蒙濁霧翳不見清明之景者跨六十日間得一仰暘絜則欣欣然物榮而人喜今又食于五月之朔爲變亦

已甚矣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爲常也日食則不善矣惡其主君之占非太平之象也臣竊爲陛下憂之亦以爲陛下之賀也自古衰亂之國必有日食星辰之變而日食爲之最此臣所以憂也自古明昌之君逢災遇變飭躬夤畏應天以誠終回咎謫不損爲聖此臣所以賀也恭惟陛下以上帝眷命早有天下並明文母臨制四方退託

謙恭無所專斷言動中禮不聞過舉何其大鑒昭昭示戒如警失道敗度之君其可畏也或者陛下以盛妙之年居崇高富貴之位養心之道猶未加焉故天心垂以譴告欲陛下飭躬夤畏應之以誠則除災而集福矣臣願陛下思所以銷變之理而上悅天心夫銷變之道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進學進學之敏莫如專志志專於爲善則氣定性復聰明日開真積力久爲聖益聖夫如是可

以迎天地之貺揚 祖宗之休災害不生禍
亂不作澹然高拱坐擁吉隆之符矣董仲舒
有言曰天之仁愛人君欲止其亂自非大亡
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
已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
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
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懋哉懋哉皆彊勉
之謂也 陛下以堯舜之資聖敬日躋加以
好學志之當爲太平有道之主天之顧諟感

應純佑豈止仲舒之所稱者亦在 陛下勉
之不懈而已夫帝王之學當知其大者遠者
不在辨章析句總攬纖微蕤蕤文章滂沛議
論屑屑若儒臣之爲也所謂遠大者豈無要
耶臣謹獻其略夫明主可以靈承上帝者莫
如敬臣願 陛下事天以敬明主可以得四
海之歡心者莫如孝臣願 陛下奉親以孝
使羣臣之喜樂盡忠者莫如信臣願 陛下
御臣以信使百姓之家給人足者莫如仁臣

願 陛下養民以仁使政事惟醇不令而行者莫如勤儉臣願 陛下治已以勤儉使左右安寧中外附豫者莫如寬宏臣願 陛下容下以寬宏敬天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究至誠之實孝親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盡愛敬之力信臣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辨邪正之情仁民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達富壽之術勤儉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適中道之用寬宏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

識敦大之體惟其進學則盡之矣伏惟陛下屏遠聲色親近書史宮中清燕日深記誦退朝之餘經筵之外間召講讀侍臣咨訪講議不必務求多速常使日力有餘暇而致精樂而忘倦日就月將自成廣博克勤于學則德明而君道彊不勤于學則德微而君道弱君道之弱雖無災異足爲懼畏君道之彊雖有災異可以銷伏 陛下誠能存畏天之心發進學之志天心聽之悅然降福蒙濁之

各終無辰月之驗薄食之變必有雲雨之應
精意所感吉符是隨上寬 太母憂勞保護
之慈下副中外欣戴瞻望之願享國永年比
隆仁祖此宗社之慶臣民之幸也臣天與朴
忠向亦自竭今不敢以在外踈遠少怠愛君
之誠狂直之言惟 陛下財赦元祐六年四月
月上時知鄭
州

論月食

王巖叟

臣伏見去歲日食五月朔今歲月食三月望

且食之既按十月之交詩曰日月吉凶不用
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
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謹也
又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
臧考古凶之言則日月之食以為戒考維常
之語則若專戒日食而不以月食為可畏蓋
詩人之時事異於今今方 兩宮同聽天下
之政實日月並明之道俱不當有薄食之變
也臣竊惟 皇帝陛下以光明純粹之德淵

默臨朝 太皇太后陛下以仁義公恕之行
發而為政蓋無一不當天心者然則何為謫
見于月食之災臣殆恐陰邪道長有以蒙蔽
盛明而聖心不以為疑故天見變異以示警
戒此天心之仁愛 陛下而欲全聖德之美
也消復之應宜在此時願 陛下用人之際
則審邪正使必得其真聽言之際則察是非
使必歸於當斥遠陰類深防蒙蔽之害以答
天意臣愚不勝幸甚

貼黃臣按漢曆志記月食之既者率二
十年食而復既按元豐八年六月望嘗
食之既今固未及至二十一年食而復既則
是不當既而既臣故恐夫意退有以深
警 陛下也陰邪處人所以難辨者其
言似忠而非忠其行似直而非直依正
以為邪傍公以為私非深考其素履察
其誠心旁質以公議潛觀其所立則未
易辨也故人生不可不加意於用明以

防陰邪之蒙蔽也

元祐七年三月上時
為簽書樞密院事

論畏天

范祖禹

臣前上仁皇訓典願 陛下法則 仁宗宜
以至誠好學為先今因進講月令聖人奉天
之事臣竊以畏天者莫如 仁宗願 陛下
先誠於事天臣聞聖人之事天也非在於七
日戒三日齋執圭幣以享圓丘之時也天之
佑聖也亦非在於祭則降福之時也聖人無
一日而不事天天無一日而不佑聖人昔堯

授舜舜授禹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夫帝王之
興受天眷命豈一朝一夕哉由其積行累功
素合於天也堯有聖神文武之德故天命以
為天下君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所以
事天也元亨利正乾之四德君子行仁義禮
智以法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
仁天叙有典故奉之以五典天秩有禮故奉
之以五禮天命有德故奉之以五德天討有
罪故奉之以五刑賞有德罰有罪皆天之事

非人君之所得私也。故官謂之天官，民謂之天民。官不可以非其人民，不可以失其心。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夫能使天不違者，奉天之至也。仲虺之誥曰：天乃錫王勇智，聖人聰明淵懿，皆天所與。豈可不學以奉天乎？湯誥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唯簡在上帝之心。言人有善，已有過，皆天所知，不可誣也。聖人推此心於天下，故其德合於天。伊尹曰：惟尹躬暨湯

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夫一者何？惟誠而已。不誠則有偽，故不一不一則無以享天心。又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天之所佑，民之所歸，惟誠而已。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命哲則有智，有不智，故不可不一于學；命吉凶則有禍，有福，故不可不一于德；命歷年則有求，有不求，故不可不一于仁。此皆所以事天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升降動

靜皆合天之意也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
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之與人君出入游
處不可不畏也夫天之與人同一氣耳故民
愁則天爲之戚民悅則天爲之和書曰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也恭惟 仁宗
深體此意是以能誠於事天誠於畏天臣伏
見自去冬郊祀以來天人協應風雨時若有
豐年之祥此乃皇天享佑 陛下至誠之所
感也而自中春以來暴風雨雪寒氣過甚節

令不時豐年之祥復未可必夫天之於人君
亦猶人君之於臣下也小過則戒敕之若其
不改然後責罰加焉人君覩小異而不儆戒
則大異將至矣是以洊雷震則君子恐懼修
省迅雷風烈孔子必變敬天威怒也惟

陛下戒之謹之無忽天地之小異側身修德
以銷大異於未然則天心常悅人心常和四

海幸甚

元祐八年三月上
時爲翰林學士

論日食

范祖禹

臣伏見今月一日日食不盡如鈞見者駭懼以爲數十年來日食之異未有如此之甚者也臣聞日食者陰侵陽臣侵君也自古陰盛陽微小人浸長虧損人君之明則謫見于天日爲之食 陛下初御前殿聽政月朔之日皇天見異以儆聖心雖言語丁寧不過於此矣 陛下所宜恐懼修省以答天戒深思變異之來殆由人事有以感致之務在安靜以寧人心夫天人之際相去不遠應如影響不

可不畏能應之以德則災變而爲福異變而爲祥不能應之以德則重違天意何由消弭臣恐邪人佞臣欲寬 陛下聖慮或言日食自有定數又云天道遠而難知此乃小人誤國之言非聖人畏天之意也惟 陛下留神省察紹聖元年二月上

答詔論彗星陳四說

陳弁

紹聖四年九月二日詔曰朕以菲德奉承大業夙夜戰栗不遑康寧惟恐不足以及仰當天心以羞先帝乃仲秋之夕彗出西方推原經典茲謂大異永

惟其咎未始厥理豈非庶政之失以恃
三光之明謹告之來朕實祗懼書不云
乎惟先格王正厥事已避正殿損膳罷
秋宴公卿其各悉心修政輔朕不德應
中外臣寮等並許直言朝廷闕失朕將
親覽虛心以改庶幾以消天之變焉

臣伏承認詔書以彗星西見大赦天下許中外
臣寮直言朝廷闕失此 陛下敬天愛民罪
已好諫之至也臣聞主聖臣直臣備負江外
山縣窮僻之地心念朝廷不敢隨眾唯唯輒
陳愚見商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
祥在德天下之治安常以聽直言近正人公

喜怒消朋黨明法度節財用謹興兵不事游
觀不邇聲色不急功利不惑佛老非獨治安
也榮莫大焉天下之危亂常在於逆忠直近
織佞私好惡縱朋黨紊法度費財用好攻戰
事游觀惑聲色急功利尚佛老非特危亂也
辱莫甚焉 陛下稟堯舜聰明之資聖德學
問日益光明求賢納諫聲聞中外然進用之
人或緣不用已而執仇或觀望大臣而陰助
或元祐持兩端竊位幸用之人同意希合豈

免偏私臣昨聞榜朝堂不得附會言事其熙
寧元豐無問賢不肖其所行無問是不是則
目爲同心稍言非是便相語以指斥先帝
則爲乖背中書舍人葉濤謂觀文殿學士安
燾爲無甚過則以濤爲非奪職知光州權中
書舍人沈銖以戶部侍郎吳居厚爲聚斂培
刻之人繳還詞頭則以銖爲踈羅織罰金夫
詞臣以言而被責臣下又不得越職言事臺
諫爲陛下耳目官可以言而不言則是言

路壅塞下情不通利害不達非太平之道也
乃者彗星見于西按漢曆志有掃除之象又
云其炎或短或長內爲後宮之害外爲諸夏
之禍又記齊景公彗星見而泣晏子曰君無
德於國穿池沼則欲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
高且大也賦斂如攘奪誅戮如仇讎彗星之
出庸可懼也是時孟皇后廢天意驗於上必
當以人事驗於下聖心恐懼徹膳避殿赦宥
辜罪求言悔過中外聞之率皆鼓舞知

陛下因變而增修其德如周宣之側身修行而弭災宋景公出人君之言而星退舍眞皇咸平間有妖星見營室北詔令臣下極言得失仁皇以禁出亦嘗下詔求諫陛下今日所行以周宣宋景爲不足學而稽祖宗之盛言路開闢聖政日新忠臣義士將接迹而出遭際有道誰惜危言然臣聞諂諛軟熟之言易於聽無益於治忠鯁法度之言逆於耳有補於時譬如良藥雖苦口而利於

病焉臣不避斧鉞之誅竊謂缺失其大有四中宮廢居瑤華姬妾寵盛一也逐臣未見牽復臣下互立朋黨二也百官趨時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三也廷臣好談兵邊將喜攻戰四也所謂中宮廢居瑤華姬妾寵盛者臣試言之陛下日象也皇后月象也日之與月天地陰陽相資之理而坤無以承乾則無以母儀天下一旦置之瑤華宮中外駭聞且舜使堯女能盡婦道文王以御始于寡妻今

閭巷賤夫尚以出妻爲恥况陛下爲天地
神明之主言而爲天下後世法行而爲天下
後世則朝行乎一堂之上暮傳之四方萬里
之遠夫婦之道體合乾坤理于風化豈可容
易廢黜臣聞有過則誅若無過惡不過詰責
詰責不已不過放之別館誘掖誨諭使之改
悔設有忤旨不過猜妬乃婦人之常情今幽
置瑤華外宮以爲罪大也則不寘之死以爲
罪小也則不應終廢且未聞別降詔選后天

下疑之臣亦切以爲疑慶曆中仁皇欲廢
郭皇后爲庶人司諫范仲淹諫曰后者所以
長陰教而母萬國不宜以過失輕廢且人孰
無過陛下當論后之失放之別館擇嬪妃
老者侍之俟其悔而復宮書奏不納明日又
率其屬伏閣論列上遣中貴人押往中書
商量宰相順旨以漢專有廢后故事仲淹曰
上天資堯舜相公柰何以前世弊法累盛德
御史中丞亦與宰相廷辯其非仲淹以言事

出 后廢瑤華宮其後 上嘗密召郭后后
欲宰相召百官立班受冊方拜命今 陛下
規摹所期直欲在堯舜之上豈宜復用漢唐
下衰之時已弊之故事耶 后決無大過也
自可再冊 后令復宮以協天人之願以正
乾坤之位以著日月之象諒 陛下非不知
此遲遲未肯召者必左右毀之也必寵愛蔽
之也內則閹宦嬖佞助言其非外則百執事
之人順以爲是下不能躋上於唐虞之盛而

致 陛下於有過之地以漢唐之弊法同其
稱臣切爲 陛下不取也願 陛下俯回天
鑒復正中宮之位使後日史冊全美天下幸
甚所謂逐臣未見牽復臣下互立朋黨者臣
試言之 陛下以妖星譴告深自戒懼大施
曠蕩之恩有罪之人咸得自新至於殺人情
輕尚獲全宥滌濯收召和氣柰何被逐之臣
尚未牽復人情未順天意亦乖元祐名曰垂
簾其實 陛下自總機務事皆奏可然後得

行一時大臣念嘗爲 陛下左右輔相雖趨
嚮乖背不爲無過古人言投鼠忌器 元祐
之改更爲形比 先帝則今日有所行亦不
無形比 陛下理宜顧惜國體乘此大需應
遠竄舊臣召還近地漸復其職天下皆知其
過 陛下容而貸之是增益 陛下天德之
大內外諸臣不復分黨此一舉而數善得也
臣元豐中擢進士第元祐中實不蒙召用今
日亦不敢干進故言之無嫌蔡確之死當時

士大夫私曰此 太皇太后之意也臣下無
復敢言今劉摯蘇軾之徒放之嶺表瘴癘之
地呂大防死於半途范純仁置之遠地其他
棄逐紛紛不可勝數士大夫又曰 上意也
臣下又無復敢言是過則稱君善則稱已非
所謂忠也夫人所學所守各自有趨嚮不能
齊也在朝廷用不用如何爾舜之命禹欲征
有苗益以爲不可周公之東征羣臣異議獨
十夫以爲可王恢韓安國之論征伐張湯汲

黜之同朝封倫魏證之論法度皆各有所見
人擇其可而用之未聞加罪於異見之人
陛下天容地受父生母育無一民非王民也
無一臣非王臣也雷霆之怒不當於臣下計
較如天地之於萬物溥施無報父母之於子
有教無棄此天下 陛下之天下 陛下之
天下乃 祖宗之天下前後用事大臣乃藉
利勢利器恃爲己私公肆喜怒以得勝爲快
訕訕紛擾自爲朋黨非天下福也臣願

陛下召還逐臣選用正人改法行事姑務安
靜朋黨旣消則朝廷日尊人心旣協則和氣
日生天下幸甚所謂百官趨時而迎合臺諫
觀望而不言者臣試言之唐太宗有房杜爲
相有王魏善諫近世如 仁宗朝容納諫諍
其甚切直者量行貶謫近不過三兩月遠不
過半年例行牽復或遂召用如此則忠臣肯
言義士感激無所顧忌所以得聞缺失保守
太平 陛下繼人主守成之大業堯父舜子

重規疊矩文經武緯聖作明述可謂已盛已
盈矣已盛者必善守已盈者必善持宜其憂
勤兢畏以保無疆之休幸天誘陛下之清
衷韜養聖資有不言之敏德不怒之神威終
之以禮樂無以復加矣傳曰治天下之要莫
若靜今用事言事之臣不求安靜以酬恩怨
爲急百官之中少識廉恥貪愛爵祿務肥妻
子者紛紛如也其間尊君愛國以忠義名節
自期千百之中無二三人且以近事言之王

安石爲相門下客常不下數百人安石罷相
則移之呂惠卿之門惠卿貶黜則移之吳充
王珪蔡確之門逮元祐則移之司馬光之門
光死則移之呂大防之門大防出則又移今
日執政之門宰相意在東則東意在西則西
欲財利則財利欲邊事則邊事隨事變轉隨
口止落今之人材卑汙如此甚可恐也能言
元祐之非能順執政之意者薦之登對其次
堂除不能言元祐之非不能順執政之意者

送歸吏部雖有忠臣義士無因得言無路得
進近者所用言事官非執政門人則其親故
同里之人言人之善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
喜言人之惡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惡助恩
助仇至有章䟽屢上不報而不決去就或以
不敢言而求他職或以親老不可言而求外
補臺諫削弱風憲不振良以所用非其人之
所致也如御史董敦逸司諫郭知章乃是
元祐用事之人在元祐則不言元祐之非所

以能安其身速紹聖之後爭言元祐所用所
行無一事是乃獲安其身此兩面之人操兩
可之說非所謂一心事上者也鄉原之徒君
子切齒而二人偃然居之不自羞愧使

陛下不聞過失助百官以報恩仇敦逸知章
負天下甚矣如皇后廢而未復逐臣久而
未還聚斂之臣復進閹宦用事內降妨公臺
榭侈費民力殫窮邊帥生事士無廉恥釋老
害教朝綱未正法度未清役法未均水旱頻

仍略不聞力言縱言之不聽未見緣言事而出者低回苟祿以要大用今所力言者不過暴斥垂簾之事多形瑣碎之言一切迎合亦未容全是也 仁皇初即位嘗詔內外不許言 太后垂簾日事詔之大略曰 太后保佑冲人十餘年間四海安靜紀綱不亂今言事者多挾情迎合罔識遠圖靡循理體今後不得輒有上言庶永先猷式敦教本此詔最為近厚紹聖以後臣嘗觀 陛下有詔謂垂

簾時事及元祐大臣有一切勿問之語與仁皇詔書意合然而進用之人既盛日與仇人爲敵欲其必死而後已又希進干祿求媚取悅之人不言元祐之失則爲背馳 陛下雖有此詔其實臣下不行 陛下之詔意中書樞密今所謂執政官有六人而閩人居其五先王之時取賢無方或取於漁鹽或取於耕築或取於仇讎未聞止於取一路也中書侍郎許將元祐爲翰林學士一日獨班宣見

明日除尚書右丞蔡確南行之日也今尚書
右丞黃履在元祐爲御史中丞凡涉數年不
知所救何失所爭何事設言之不行則亦不
可已尋已以事爲他人所攻罷職不知履何
以自處或以先朝嘗以善財利稱而今復用
或以詞誥善罵而擢之要近如昨被責閣官
不唯牽復更加寵用此輩只宜備使令不當
使預中書政事願 陛下察視多士惟賢是
用潛消朋黨悉爲王臣招致直言虛心悔省

法度求當無問新舊天下幸甚所謂廷臣好
談兵邊帥喜攻戰者臣試言之今急功利之
人多無遠慮但務以雪恥爲名挑剔起事徑
入築城士卒不得休息轉輸絡繹於道臣恐
勤兵勞衆雖得所侵舊境邊田無所用之所
可憂者在乎內地也莫易於取之莫難於守
之芻糧器械積之府庫適爲其所資也以臣
所見不若謹備自治以待之其太盛不軌之
甚則戰戰之有名無有不勝其次俟其少衰

當自歸服如趙充國之屯田以不戰勝之也
陛下自免西顧之憂有榮無辱然後選忠厚
政事智敏老成之人爲之帥則得民之心一
可當百兵懦馬飢用無紀律雖駟而使之戰
百不當一今鍾傳江外書生始爲閹人李憲
門客因緣得官素號輕浮今以一方重事委
之又以館職誘之可攻可戰有進有退不能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唯無功恐辱國命熙
寧初富弼議事不合罷相去之日告先帝

曰陛下二十年莫說用兵王安石五事書一
曰和戎是皆天下安靖肥富而後可以言兵
也所謂莫說用兵者非不爲兵備其意謂
先帝熙寧初即位未久歷事未多天下未富
未可輕用其民逮元豐間陝右五路進兵有
靈武之不利永樂築城有徐禧之敗事
先帝謂在廷輔臣曰作事如此之難邊奏至
屢爲泣下信乎邊事不可容易民之死生國
之安危君之榮辱係焉不可不知也臣前謂

大盛不軌則戰戰之有名無有不勝此自投
禍也故取之易其次俟其少衰自當歸服此
前世驗也凡言禦西戎之策多以斷西北交
結之勢漢武帝命衛霍屢空其巢穴列爲張
掖酒泉武威煌燉等郡魏晉以下赫連等互
據西河涼州之地奄有靈夏唐開西域始復
其地置都護節度僖宗以後例授功臣五代
擾攘封李仁福爲西平王我太祖經略四
方未暇遠略故彝興尚世襲領節鉞至四世

外繼遷叛盡據夏宥銀綏之地淳化中始納
欵歸服太宗易姓改名籍于宗正至道中
復叛景德中又叛其子德明尚孤幼又值契
丹北和無以爲援懼我朝廷併取乃堅上
表以示臣服眞宗慈仁寬量不惜靈夏數
州之地遂以爲定難軍賜以西平王號使當
時乘其勢衰力敗有攻必取建州邑置靈武
安西都護府擇帥之賢者且制且撫則公邊
鄙延環慶不復有今日之患其間元昊僭號

遣楊守素入朝納旌節犯延州執劉平石元
孫又入渭州界好水川殺葛懷敏輩臣以所
見戎虜叛服往來不常正如虎豹之性不足
恠也德明之衰弱可以攻取而不取元昊之
僭可以問罪而不問所以養成其惡也今西
戎謂之盛則有罪謂之衰則不臣宜選帥訓
兵謹備斥埃俟之歲月彼當自屈服歸疆然
後置都護府廣開營田足食足兵攻守兩得
以永國家之利天下幸甚臣所陳四說願

陛下稍霽天威容納而行之負薪之賤或有
廊廟之語 陛下自視孰與成王賢且成王
有周公旦爲師召公奭爲保又有閔散之徒
朝夕講道明義爲欲致其君於堯舜之上身
不比嬖佞纖巧之小人耳不聞近習小利之
邪說目不覩爭地兵戰之危事聲色者不得
惑游畋者不得作貨利者不得萌德已進矣
尚猶有訪落之謀廟小寇之求助七月之陳
王業公劉之戒民事無逸之戒盤游無諫不

從無言不聽而召公尚有不悅憂主之意如此乃能君臣相濟上下維持以成太平今近臣則爭曰 陛下聖德已成羣臣皆所不及無用諫諍言事之臣又不過指斥三差除小事與今日不得志之人於國家大利害天下之大本末未聞議論今左右倚爲廟堂之柱石者爲誰賴以爲醫工之藥石者爲誰爲陛下之股肱耳目者爲誰恭惟 先皇帝德業茂盛播在四海 陛下當思所以繼之之

難不宜輕信偏聽容易持守詩書之所責備成王者謂文武之業難繼也 仁宗皇帝所以享國四十餘年內外無事以能聽諫諍也唐陸贄好諫自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言之苟利於國有補於君臣雖死不恨晉靈公冬寒鑿池宛春諫之謂鑿池天寒以春之言罷役則是怨歸於公恩歸於春靈公曰宛春有善寡人能用之春之善則寡人之善也遂罷役裴延齡佞人帝欲相之陽城等詣延

英門論事伏閣不去帝怒左右懼不測金吾將軍張萬福大言曰國家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今八十與見盛事臣學術蹇淺言無文采發於孤忠言無忌諱願陛下萬機之暇少賜睿鑒幸而采擇念祖宗艱難之業除去四說之患若稽先王之道以措之當時非獨臣幸實天下之幸

紹聖四年九月上時為縣令

答詔論日食

韓宗武

元符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朕以眇身始承天序任大責重罔知攸濟永惟四海

之遠萬幾之煩豈予一人所能徧察必賴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輔予之不逮矧太史前告曰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月變異甚鉅殆不虛生夙夜以思未燭厥理將以彌綸初政消弭天災自非藥石之規孰開朕聽况今厝行之內人有所懷芻蕘之忠邪政令之否朕躬之缺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聞閭之疾苦有不聞成聽直言毋有忌諱朕方開謹正之路消壅蔽之風其於鯁論嘉謀唯恐不聞而行之風唯恐不及其言可用朕則有賞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唯信非事空文尚悉乃心毋悼後害應中外臣寮以至民庶各許實封言事布告邇遐咸知朕意

臣伏覩詔書以日食正陽之月天下臣庶得

以實封言事臣退而伏思以謂人君敬畏天象治古盛德夫日食星變山崩涌泉天地所以警戒宜以人事察其幾微自古危亂之國當其未危未亂必有事之先見者忠臣義士未嘗不發憤流涕道于當世之君事之微漸則人情所忽亂之既生又悔無所及臣竊惟近日之事亦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夫大臣不畏公議私結朋黨小臣趨利附下遺忘朝廷國可危也人主怠於政事言路壅絕威柄

下移怨讟上歸國可危也左右謀議無儒學輔拂之士守邊捍難無扞城禦侮之臣國可危也開大境土外連邊患財用耗匱民力凋弊國可危也歲穀不登倉廩空虛民人流亡盜賊數起國可危也先帝踐祚之初母后共朝政出房闈委任大臣紹聖之後神考法度未及盡舉而根治朋黨追復私怨中外觀望言者同罪追貶竄逐流離道路正士廢黜耆老殲亡附下罔上相排擯以爲進身捷

徑縱有特立之士一二敢言者一身流放旋起大獄害及善類歸咎先帝虧損至德自侍從官至百執事非執政親黨不得進每一官闕輒闕不補豈以四海士人之富朝廷百官之衆空乏如是耶侍從官職在獻納頃年以來未嘗有一敢言事者畏大臣爲身謀耳竊受重祿被服冠帶出入禁省朝廷何賴焉文章號令衰於前朝劇藩重邊多非其人狂士獻說驟冠三軍進築生事不計國費虛增

首級妄邀厚賞猥稱招降陷沒驍將羌人所過供帳犒設道路騷然自陝以西斗米數百金泉法低昂無術以揀重加困擾戎落不顧士馬疲弊夫關西天下之形勝也使民力內虛外遺邊患朝廷何以禦之邊境一搖陝右危矣河北山東天下之腹心也大河決溢飢饉相仍老幼扶携散而之四方者不可勝數其餓殍填委溝壑者以百萬計或至父子相食州縣無以賑給坐視其死亡或以郡守非

其人朝廷罷去後來者率皆以私意除用或不及前人尚何賴其拊百姓爲朝廷究陳利害河事雖廢責之水官至今未見圖利安之策堪受其任者執政大臣無憂國忘家爲萬世之慮豈人有腹心之疾得高枕而卧耶所恃以爲安者北慮敦固盟好邊鄙不聳此豈中國可亡備耶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自商統至伊陽六七百里山巖重複林木蔽密中間無郡縣城郭逃亡所聚不啻數千人萬

一有桀惡者相扇而起其患豈小哉臣每見朝廷更革政令但人懷異意排去舊怨以立新黨徒爲紛紛未有講究治具建不拔之基爲國家者也國是未定殆爲此也誠願明天子躬攬乾綱收還威柄公卿大臣圖畫政體當今所宜施行因求賢知足以濟務者隨才錄用無間新舊敷言奏功考察名實中外之任更番迭處使勲業著見朝廷尊光君臣同福海內被澤太平之烈豈不偉哉聖人以天

下爲度聰明惠澤如日月雨露顧不以小惠
小察而自足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不以天
位崇高幸天下無事而宴安也以四海之內
一夫失所爲憂不以侍御之好鍾鼓之娛爲
樂也大約人情泰然無患久則放佚生焉願
陛下思大禹寸陰之戒慕漢文惜百金之費
諸思留神日謹一日如太陽朝升至於豐融
以照天下誦帝堯知人之哲稽洪範威福之
正仁祖惻怛至誠以結天下之心神考勵精

不息以舉天下之事此 陛下之所宜法也

臣在 神宗皇帝時屢蒙清問未嘗敢獻一
言今至白髮非以僥倖美官厚祿特以世受
厚恩誠惜當平治之世不慮安危之機而徒
爲此紛紛也小臣謀國大體罪當砧鎖昧死
以聞

元符三年四月上
時爲鴻臚寺丞

論應天以實

王渙之

臣伏以求言非難聽之難聽言非難察而用
之難求而不能非所謂應天以實者也臣

切見國家每有天變輒下求言之詔畏天愛人可謂至矣而下之報上乃或不然以指陳闕失為訕上以阿諛諂佞為尊君以論議趨時為國是以可否相濟為邪說其於大臣權要則觀望附會相戒以默志士仁人知言之無益也不復有言而小人懷姦僥倖肆為詭譎可駭之論以為偷合苟容之計此尤不可不察也願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惟是之從事無今昔惟當為貴人無同異惟正是

用如此則人心說治道正天心得矣元符三年四月三

上時以樞密院編修召對即除吏部員外郎

論星變

陳瓘

臣近聞眾論火星之行頗失常度歷氏犯房今乃在房心之間臣切考歷代天文志熒惑犯房將相惡之若房心之間則天子之明堂也臣雖不曉天文然而房心兩位最為易見恐太史占知有所隱避不敢盡奏臣不可以無言也臣伏聞仁祖之訓曰國家雖無大

異亦當常自脩警况因謫見乎

貼黃心爲宋之分野火星乃天王之位
前星乃太子之位今幸未陵犯臣先事
而言者亦冀有補而已自 陛下即位
以來正陽之月日有食之肆赦求言所
以圖消復也而星變繼作厥異甚大安
可以不思其故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
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
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

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
君而欲止其亂也 陛下聖德日躋切

於至治上法 祖宗內稟慈訓孜孜勉

勉不敢皇暇而日星之變重有譴告非

天心仁愛之深何以得此革否爲泰轉

災爲祥在 陛下一念之頃耳臣聞應

天消變不在文采非祝禳之除也

又貼黃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

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

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尚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悅乃止非末術之所去也宋景公仁人之言而能使熒惑退舍者非空言而已

也根於誠心而發於言也

又貼黃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懼召李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天罰也宋分野曰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餓必死爲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

嘗君今夕星必徙舍是夕也星三徙舍
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
天下之王也咸平元年二月彗出營室
北 眞宗謂宰相曰其祥安在呂端等
言變在齊魯之分 眞宗曰朕以天下
爲憂豈獨一方耶其年十月遂用李沆
爲宰相王旦爲參知政事此二人者天
下之所謂賢也舉天下之賢而用之則
可以解天下之憂 眞宗消變之術如

此而已臣願 陛下用 眞宗消變之
術察朝廷未正之事勿牽衆論取其皆
合人心則合天心矣漢元之時蕭望之
周堪張猛等與石顯許史之徒議論交
戰邪正未決當此之時有夏寒日青之
變而許史之徒以爲堪猛用事之咎於
是勢孤者危有力者勝臣嘗以謂天下
大器也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
自紹聖以來宰舟之人實右而虛左舟

勢不平幾於傾覆觀者瞻落亦已久矣
自陛下即位以來好平惡偏選同濟
之人採旁觀瞻落之語廣諏博訪而審
其所以然也且星文之變昭示天下已
數日矣惟京師陰雨見之最晚則是遠
方之所已知而陛下有未知也幸而
蒙蔽忽開陰雲披剝垂象粲示陛下
天心仁愛可見於此傳曰人之所欲天
必從之決去姦佞改用忠良以合人心

之所欲天意得矣臣故曰革否為泰轉
災為祥在陛下一念之頃耳臣愚不
知忌諱惟陛下裁赦幸甚

又貼黃

淳化

二年熒惑犯房其年宰相呂

蒙正樞密使王曉參知政事王沔陳恕

皆罷而改用寇準等太宗以是年大

旱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直學士寇

準對曰天人之際應如影響大旱之證

蓋刑有所不平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

受贓吉既伏誅家且籍没而淮以參知政事汚之第止杖于私室仍領濠州定遠主簿用法重輕如此亢曠之咎殆不虛發也 太宗大悟明日見汚切責之是歲擢準樞密副使徙同知樞密院事今 陛下左右之臣在紹聖中負誣神考讎毀 宣仁而不能奉承 哲宗繼述之意同心合謀非一人也願陛下躬攬之初速正其罪且無使有僥

倖苟免之人則用法輕重不至於不平矣消弭天變莫大乎此臣願 陛下以臣此語深加意慮

又貼黃臣竊聞 仁祖嘗采前世災異有應者編次爲十二卷御製序引名曰洪範政鑒遇有天變則考其所因以爲修省之資今其書必在禁中臣願

陛下法 仁祖之夤畏留意修省以福

天下

元符七年七月
上時爲右正言

論天象乞申救太史無有諱避

鄒浩

臣聞天人之應捷於影響苟知其故而豫處之則轉禍爲福斯不難也 神宗皇帝嘗謂輔臣曰事之將兆天常見象但人不能知彗孛示人事甚直猶如語言顧今無深曉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則能消伏又曰事將萌而天象先見蓋人事在下氣積於上積衆人之氣而先見猶人之五臟有疾病而氣色見

於面矣非 神宗皇帝至神至聖豈能及此此人主之所宜遵用也臣愚欲望 睿慈申救太史無有諱避悉以所占密具奏聞從而察之以正厥事以爲曲突徙薪之計天下幸甚

甚

元符三年七月
上時爲右正言

論赤氣之異

任伯雨

臣伏覩 陛下自臨御以來德澤屢下和氣充塞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四海九州罔不豐年天心人意如合符節固宜乖氣異象消伏

不作然去年四月朔今年正月朔莫夜赤氣起於北方光焰亘天又有黑風在下漸衝西方散而爲白咎證之來其異如此天心之愛陛下欲陛下有所恐懼戒謹也且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爲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日爲甚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氣起於莫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方爲陽西北方爲陰以五色推之赤爲陽黑與白爲陰以事推之朝

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德爲陽兵爲陰今赤氣起於至陰之方又有黑氣下起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漸衝正西散而爲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臣謹按前漢五行志云視之不明是爲不哲時則有赤青赤祥又曰不明善惡親昵近習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時則有赤祥其說蓋出於洪範五事故唐世自大曆正元寶曆間屢有赤氣之異惟文宗

太和中為多是時官官用事朋黨結今日
陛下堯舜之資當千載盛明之時固非唐世
衰末之比然天心愛陛下以災異為警戒
不可不深思遠慮也臣伏願陛下收主柄
抑臣下嚴敕宮禁以防慮幾微訓飭將帥以
遏絕生事用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殛姦惡事
至必斷無以寬仁傷大義使陰小人無得生
犯上之心則變異之起可轉為休祥矣臣踈
賤小臣誤蒙陛下拔擢於眾人之後付以

言責常恨粉身碎首未有補報若見災異畏
罪不言不惟虛陛下聖神知遇孤負大恩
抑恐有佞臣指為祥光瑞氣以欺聖聽使
陛下畏天小心不得即日恐懼消變則臣之
大罪甘鈇鉞不足以謝言責伏惟陛下留
神采聽天下幸甚

貼黃臣所奏為言赤氣事按前漢五行
志謂之赤眚乃災異之變唐世屢有此
異史臣具載其狀亦謂之赤祥臣推考

象類乃陽不制陰下干上之證建中靖國元年

正月元日之時為右正言時輔臣對垂拱殿上曰元日之夕有赤氣起東北彌巨西方之出白氣二及赤氣將散復有黑祲在其旁災變之來甚可懼也尚慮天文官掩匿諛順不以實言遂申救之謂乃於法主暴兵因顧知樞密院安燾曰遠則邊塞近則內郡皆宜嚴視兵防以謹天戒輔臣皆頓首曰敢不奉詔門下侍郎李清臣曰從前多惡聞災異故史官或不敢奏今陛下畏天象戒懼之如此天下幸也

論赤氣之異係第二狀 任伯雨

臣伏見今月初一日夜赤氣未半月果有

校完

皇太后上僊之禍其為災變亦已明矣今來亳州兗州河中府奏言因建置道場獲此祥應且赤氣所起天下皆見如何敢移易方位增添景象公肆欺諛以愚羣聽竊以天人之際道固幽遠災祥之出殆不虛示豈佞夫纖人敗壞大體詭詞異說指災為祥以輕侮天命幻惑人主若縱而不治則姦諛相師此風不可滋長伏願 陛下嚴賜黜責以戒百官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四十四 終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四十四

